



正編

非物篇

四

DC 12
1691
4



口仁12
補 1691
卷 4



非物篇卷之四

大阪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中井積德處叔 校正

子罕

○子罕言章

徵曰。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子豈罕言之哉。

非曰。聖人言利。是利可利者。何必區區以仁與命濟。

非物篇

卷之四

懷德堂

之仁視諸論語一部其言之者屢矣。但視諸孔子一生言語以為罕言已。彼又曰。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所在。凡人心躁知短。所見皆小利耳。是舍小利取大利。欲取必與老子之緒餘。不然則枉尺直尋。傾危之餘習耳。孔子但言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大事與真利大有間矣。

○子曰麻冕章

徵曰。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為奢者。如麻冕是也。孔子從衆。則為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非曰孔子既曰麻冕禮也。但來以為奢者。獨何也。其

謂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要之遷就為解耳。且麻冕之儉。于古時何以徵之。彼又曰。拜下。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是但來欲效明儒而慢君臣之道。故強為此說耳。拜下。拜上。非謂君臣之禮。而何左傳。惠主使宰孔賜齊桓公胙。公將下拜。孔乃傳天子命。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葵丘之會。非王所。而君臣之禮猶且如此。豈特燕禮。

○子絕四章

徵曰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母意又曰母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為不失琴張意焉

非曰苟能誦禮矣人皆若此依樣畫葫蘆豈足以語孔子哉果如祖來之說則禮之出三千三百者其何以處之孔子嘗稱舜以無為舜豈真無為也耶苟詳此語焉此章本旨自明矣孔子應事也四母接物也四母行禮也四母若彼之說行禮之外猶有四者乎彼又曰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

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孔子之時固無心學之名而其學之至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心三月不違仁是孔顏之所以為孔顏心學之祖奚翅此章彼又曰朱注私意私已何別朱子所謂無私意無適無莫之謂無私已唯義之比之謂指意本分明彼安排之至其自為說則既謂以禮應之若不經意故曰母意又謂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母我是何所別

○子畏於匡章

徵曰朱注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夫道之顯者豈

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

非曰徂來惡言謙蓋其剛懷矜夸習與性成朱子意謂道出乎天文存乎人孔子即曰道在我或似不遜故曰文耳何貴隱賤顯之有彼又曰所重在文王之道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此章與天生德於我章同意聖人乃於是乎任道自信其實自有不可掩者是的識天命所在也盛矣哉歸重孔子何失語氣之有後死解孔氏無容疑徂來乃曰孔子對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

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其物有如此者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徵曰何注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如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耳

非曰聖人未嘗以知自處故曰學而不厭雖鄙夫不欲麾之故曰誨人而不倦與此章相發何注乃用老子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意以為此迂曲解已

不可從。彼又曰：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是依邢疏：文外生義，弗可從。

○子曰：鳳鳥不至，章。

徵曰：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辨而如可觀，殊不知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乎？

非曰：是徂來家言，藉口敬鬼神，付諸茫昧，不可知也。蜀王建時，祥瑞集，其國隨亡。宋亦以天書禱祠，上下耗數，闡茸當路，故歐公作論以闢之。彼孟浪之見，安得窺其間奧？夫聖人在上，祥瑞實為祥瑞，不則祥瑞皆妖孽。孔子不曰：聖王不作，而特以鳳圖言之，忠

厚之至，亦微言爾。儻泥斯語，為每聖人出，必鳳至，圖出為則，癡人說夢。彖傳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亦言聖人則天，為治而已。故仲尼燕居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是也。彼乃謂是如叔末緯候災異之說，或牛書天書，文成之欺，武帝王欽若之愚，真宗也。王制曰：假鬼神時日卜筮，疑衆者誅。彼以為神道者，乃明王所誅也。

○顏淵喟然章。

徵曰道辭二字古所無也。又曰孔門無道體之說。非曰是固無費辭。豈必表道體二字。如高揭懸幟而後為然哉。彼嘗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者。喜怒哀樂未發一段是也。是非說道體耶。六經皆是道體之說。彼弗及識之。騎驢覓驢。要之不知聖人之道耳。彼又曰。文指詩書六藝。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夫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不求諸詩書六藝可乎。即徒誦詩書六藝不能知古今達事變。所謂記問之學是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章

徵曰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非曰果爾何無學禮之字。商鞅之法自殃其身可笑矣。事公卿事父兄。即孝弟之道。克孝克弟。即禮之所行。彼不知此。孝弟之外。求等級疏數之禮。宜其陷虛文。勝實行廢之弊矣。彼意此章數事。豈聖人之所弗能。於是求其說而不得。乃曰皆無容我力禮之力也。妄哉。又曰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孔疏云。公孤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

主人鄭玄曰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是可以證非王國而有公稱矣亦唯貴人之通稱耳

○子曰三軍章

徵曰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為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儻侗哉

非曰三軍之帥至重尚可奪也是以鄭人獲華元匹夫至輕其志不可奪也是以楚王不能服解揚今徒解為不侮匹夫俾斯語索然無味好異之弊一至於此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屣竟信其志與此章合非為人君而言者後儒之說有據焉

○子曰衣敝緼絕章

徵曰不伎不求當別為一章朱子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

非曰皇疏云孔子更引疾貪惡之詩證子路之德美也邢疏沿之但來不知而謂朱子之解矣子路視人富貴不介於心可謂不伎不求矣意義明白彼別為一章甚無謂是道猶言斯術大傳所謂斯術指藉白茅中庸所謂此道指百之千之皆謂人之所為此章是道何必先王之道彼乃曰詩書皆先王之道故一

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夫先王之道而未足以為臧亦不足以為先王之道也。詩之作不必皆聖賢其辭未無純駁。今以其一言片句為先王之道。古所謂詩之弊也。愚我於徂來乎見之。

○子曰歲寒章

徵曰。何晏曰。大寒之歲。象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彫傷。平歲則象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注無解。故特標之也。

非曰。歲寒謂冬。何必以大寒解之。後彫謂不彫。何必為小凋。傷尤傳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

二者皆得國乎。民之歸也。夫褒人之辭而以亡之前後論之。可乎。亦謂不亡耳。湛甘泉張芑山皆謂後凋不凋也。不凋而曰後凋者。言語之道也。它如先難而後得。先其事。後其食之類。可以見已皆古言也。徂來不知而引何注。可哂之甚。

○子曰可與共學章

徵曰。權如四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又曰。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

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間之？戰國時諸子與而後有菲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非曰易九卦以巽以行，權終之。孟子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喪服四制，禿者不鬚，偃者不袒，云云。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是雖有大小之異，而所以處變行道，則

一也。今一切廢之，憑臆妄論，可乎？王弼曰：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可謂善解矣。如祖來之說，中人皆能之。孔子何言未可與權？放伐之說，乃祖來之妬。欲吹毛求疵，遂絕孟子於湯武，以私於己也。秦誓已斥紂為獨夫，孟子一夫紂，亦自有據。其唯聖人道之所出，故以放伐為道矣。與繼承異，故以為權矣。奚僭妄之有？即使祖來對齊王乎？吾不識何辭，當以剖析其疑也。彼排孟子以下極口推湯武，殆似見女子之畏神佛，不敢自其口出也。乃謂如是尊之之至，然至自為說，則又以

堯之用。鯀舜征三苗。周公殺管蔡。孔子隨三都。為聖人。過舉不識。是論聖人乎。詆聖人乎。鄉黨

○孔子於鄉黨節

徵曰。王肅曰。恂恂溫恭。貌莫以尚矣。朱注信實之。貞此以心言。不如以外貞之勝。

非曰爾雅。恂信也。說文。恂信心也。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史記李廣傳。恂恂如鄙人。是皆宜以信實。解。朱注為優。

○君召使擯節

徵曰。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出。賓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也。朱注曰。紓君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語可得而言焉。

非曰聘禮。本文。但曰賓不顧。未嘗為擯者之語矣。鄭注據論語為解者。謬矣。夫君之所不敢。以及路寢者。何故也。以敬賓也。即擯者不告其不顧。君佇立亦幾時。故擯告而後敢反路寢。是為紓君敬也。此之謂禮之義。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雜記曾申問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烏何常聲之有？制禮之意，元如此。彼徒知禮之文，不知禮之所由生，而敢言。朱子不知三禮，已獨熟之，可笑之甚。

○入公門節

徵曰：復其位。孔安國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蹶踏不寧。朱注以為已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己之位，蹶踏殊為無意謂。

非曰：君之空位。過之猶且勃如，豈又可踐乎？彼說尤

無謂。雖復已位，亦唯朝廷。豈可全然無恭敬之心耶？中庸所謂踐其位，言後王踐先王之位也。安國何曾以復為踐，亦謂復過其位耳。

○君子不以節

徵曰：羔裘玄冠，不以吊。朱注：吊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心，妄哉。

非曰：禮運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傳曰：禮義自賢者出。相弓，孔子聞伯高死，曰：於野則已，䟽於寢則已。重夫由

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是豈非禮所無而孔子為哀其死故然乎但來意孔子一一守舊套禮所未有拱手無為矣認矣

吉月必朝服

徵曰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注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非曰邢疏即皇疏之說蓋據告朔餼羊章傳會之誤矣按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十六年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周禮太史須告朔于邦國鄭曰天子須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而受行是告朔之禮也鄭又曰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也是告朔視朔同日舉行也蓋孔子之時周不須告朔故其禮廢而不行焉文公之時猶未然唯以其閏也故不告月其不視朔者說者曰以病也由是觀之視朔之禮猶行于孔子之時群臣朝焉常事耳孔子乃雖致仕而必朝焉禮則然故門人特記之設魯君不視朔既數世而孔子獨朝則不情之甚

○齊必有明衣節

徵曰膳夫職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
 牢但不奏樂不飲酒不如葷為異耳群下之齋未
 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
 葷不飲酒解之可謂味乎古已

非曰膳夫職三舉下文曰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
 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以
 此例之當作王齋則不舉蓋誤文爾鄭注以齋必變
 食解之其意可見矣三舉豈可謂之變食乎蓋不舉
 謂不特殺已亦非謂絕肉食素食也賈公彥不之察乃
 謂加牲體至三太牢謬矣但朱蓋襲其謬耳祭統曰

不齋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
 邪物訖其者欲夫齋者精明之至故散齋七日致齋
 三日先王之制也乃曰拊牛羊供盛饌以極口腹之
 欲猶可謂之齋乎若今世齋禁魚肉是做浮屠之法
 耳不足論矣但朱又曰芬芳之類皆謂之葷豈惡其
 穢乎所以齋不如葷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
 也後人據何注臭字而疑齋忌臭穢故不如葷殊不
 知臭字在古為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凡氣
 通于鼻總謂之臭讀書者皆識之豈待其呶呶但有
 時所指不同耳孔安國注不撤薑曰齋禁薰物薑辛

而不臭故不忝此臭斥韭蒜之類而言也然以葷為穢吾未之前聞也蓋俗間婦女或謂之穢亦效尼親耳徂來此駁宜入兔園冊中矣皇疏曰方應接神欲自潔淨故變其常食也酒能亂人血氣葷能使人氣息不清潔皆所不宜於齋故不御也韭葱之氣豈能奪人意者哉

○食不厭精節

徵曰孔安國曰饔餼臭味變釋器曰食饔謂之餼是饔餼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注饔飯傷熱濕也餼味變也未知何據

非曰爾雅欠分曉孔注蓋饔臭變餼味變也皇疏曰饔謂食經久而腐臭也餼謂經久而味惡也爾雅注曰饔餼也說文曰餼熱傷也邢疏引字林云饔飯傷熱濕也朱注本此諸說豈非確據乎本文諸不食皆以臭色形狀言而未有及味者則餼之為味可知矣彼又曰肉謂牲肉非謂魚之肉也凡知字者誰以肉為魚此語亦宜載兔園冊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徵曰食氣朱注以為飯之氣此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為餼據其說則食為食饗

之食。籩為籩牢之籩。言肉雖多，不得過食。籩之數也。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

非曰：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越絕書有：忠臣之氣之語。飯氣何疑。邢疏：小食二字難解，亦未嘗及籩牢之事。但來牽合特甚。王制曰：庶羞不踰牲，說者曰：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是止言踰，不以多寡言之。王制設饌之禮，邢昺以自食之為文，各無相涉。且禮有饗籩，無食籩，妄哉。唯酒無量。

徵曰：賓之初筵云云。此以失威儀為亂也。朱注引

程子云云。真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非曰：失威儀由血氣亂也。血氣亂而後心志昏，心志昏而後伐德發狂。酒池肉林亡身敗家而後止，殞豕之牙。童牛之牯，徂來所喜言。今又詬病程朱何也。沽酒市脯。

徵曰：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又曰：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

非曰：皇疏云：酒不自作，則未必清淨。脯不自作，則不

知何物之肉。故沽市所得。並所不食。邢朱俱因之。若
 徂來之說。則許行之道。牽而路者。王制所言衣服。謂
 裁縫者。飲食謂烹飪者。王肅注家語曰。賣成衣服。非
 侈。必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厲噉也。王制又有不
 粥者。八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亂正色。不時。未熟。不
 中。伐不中殺也。其中制者。皆粥之。不言可知。烏周禮
 庖人。賈八人。疏云。有賈人者。庖人牲當市之故也。苟
 如徂來之說。先王設市。通商賈。化百物。謂之何。彼嘗
 言古無錢幣物。不取諸市。豈非許行之道邪。即以不
 取諸市為守先王之制。何特酒脯。王制猶未能講究。

動輒言先王之制。使人嘔噦。
 祭肉不出

徵曰。此傳論語者。以解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
 文。鄭玄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其意謂自其
 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黨所饋。皆不出三日。
 非曰。皇疏曰。家自祭也。自祭肉多。故許經宿。所以知
 之者。公之祭肉不宿也。此祭肉經二宿也。其敬稍緩。
 故知夫子家祭肉也。是記祭肉公私之別。安可憑其
 臆妄廢正文。以為注文。邪。鄭注自自己也。彼乃解為
 從牽強特甚。

食不語

徵曰。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注。因之。邢釋。其
義曰。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猶之可矣。寢息宜
靜。故不言。人皆然。何必君子已哉。食不語。當食不
誨言也。寢不言。內寢不言。政事。
非曰。皇疏云。言是宜出已語。是答述也。食須加益。故
許言而不許語。語則口可憎。亦不敬也。寢是眠卧。眠
卧須靜。若言則驚。鬧於人。故不言也。邢疏本此。且食
且誨人。內寢輒言。政事。天下固無如此。君子可謂贅
論。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是喪不與人坐。不與宴。

席故自不容。答述。但其一二自言。不可無之。此章語
言亦如是。彼泥合語樂語。不亦硬乎。

雖蔬食菜羹。瓜祭

徵曰。舉瓜包他果已。朱子從陸氏。瓜作必。非矣。陸
氏所見。魯論必誤寫耳。

非曰。凡可以祭者。不限果菰類。安得舉瓜以包他物。
瓜必篆文相類。必是誤寫。徂來又曰。食必祭。古人之
常。何必記。非也。時人不必祭。薄具。孔子必祭。又不敢
慢易也。二必字有力。即為瓜字不成語。

○席不正不坐。節

徵曰是恐齋時之禮或錯簡或脫字耳何則下文
明言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亦有席不正之時
也燕居不容豈必正其席乎謝氏曰聖人心安於
正可謂任其臆而語聖人已

非曰是以己之安於不正誣聖人也引正席先嘗之
證此是不識禮也凡物雖整齊特有所敬復必省察
焉是君子之常或問君賜食章或問聖人席不正不
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曰席固正矣將坐而
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
矣賓既升堂主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為不正之席

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朱說豈不確邪不
容亦謂不專威儀豈不正之謂哉曾子曰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彼乃謂聖人安於不正此之謂任其臆
而語聖人也已緇衣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
正豈不信乎

○問人於他邦節

徵曰問遺也聘禮有問禮之重者也故再拜而送
之朱注問無解但謂如親見之敬也豈謂訪問邪
非曰周禮太宗伯時聘曰問曲禮諸侯使大夫問於
諸侯曰聘又秋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是聘問皆

諸侯之事。孔子豈有之乎。即謂為非孔子之事。是記諸侯遣使之禮。豈可謂問人乎。亦唯訪問耳。如曲禮所謂以苞苴篚筥問人。檀弓束脩之問。是也。儀禮聘問曰。大問曰聘。小聘曰問。今以問為禮之重者。亦非也。

康子饋藥

徵曰。古之藥多毒。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慎之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非曰。非毒為能療病。藥即毒。毒即藥。初無異義。若以

有效為藥。有害為毒。今俗之失。徂來亦知。今不知古也。然既曰饋藥。其非害心也明矣。有人善意饋藥。豈有以古無其禮。委而不服之理耶。是遠人情。皇疏曰。未曉此藥治何病。故不敢飲嘗之也。如此而已。季氏之賜。魯人孰敢違之。孔子乃據理而答。所以直道而行也。徂來動輒言禮。又必謂禮者先王所造。孔子一意依之而已矣。乃先王豈預設答大夫以非禮饋藥之禮。以為孔子之地耶。可笑可笑。彼又曰。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是不然。范曰。

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是先嘗而後飲未嘗解嘗為飲也且詩曰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在傳頴考叔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是豈食少許已哉蓋嘗與飲食有時混用故范氏或直以飲解嘗亦未為失字義况字言有斟量乎要駁之者不知字耳

○君賜食節

徵曰必畜之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邢疏畜養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朱注畜之者仁君之惠孟子齎觶佛氏慈悲浹其肺

腸哉

非曰不即殺而必畜之視必畜之字乃知其非犬馬也何必蒙上文而後知之犬馬豈煩必畜之言但君賜雖鳥魚生則當畜之何必三牲榮君賜亦當以供賓客豈止祭祀朱注仁字輕只是愛重而姑恩之意蓋既是食物雖即殺可也但重君之惠故姑恩之必待祀與賓而後殺焉耳非謂不殺何佛氏之有孟子齎觶蓋探齊宣一時愛物之情欲以觸發其仁民之心是教誨之術固非徂來所得知矣

○寢不尸節

徵曰。式負版者。此注文誤入正文。何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何注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已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

非曰。注負版以凶服。猶可以負版。注凶服不亦左乎。負版唯在齊斬大功已下。無之。孔子之式。宜通五服。安國解凶服為持喪服喪具者。蓋其意謂上有齊喪者。文重複也。殊不知齊喪父母喪。凶服通五服。彼屈家之禮。此車中之儀。則無嫌相襲矣。徂來乃必欲以負版為喪服。亦嫌其與凶服相複也。遂妄廢本文為

注文。橫亦甚。彼又曰。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君之職當然為下。倣之。僭也。豈有之乎。是不知拜與式之差也。又曰。且途遇負版藉者。何以識而式之乎。其不曉事如此。夫豈謂負版者。若奚奴擔布囊乎。

迅雷風烈

徵曰。以雷為天怒者。吾未之聞也。夫天生萬物。上天之載。雷始發聲。天之仁也。豈可以為怒乎。非曰。夫宇宙之間。千彙萬類。莫瞻匪仁。是以雖無雷之歲。而萬物亦生矣。鄭玄敬天之怒之說。亦唯緣雷風之變。其迅烈有類人之暴怒者。故且之以怒。朱子

亦沿之耳。豈謂天真怒哉。故苟會則橫說豎說皆宜。苟不會則謂之仁亦迂濶而已。且也。天之仁限以春夏亦偏矣。雷之震也。物皆受傷焉。尚謂之仁與。蓋聖人遇變加敬畏焉耳。今盛氣爭其仁與怒抑亦愚矣。

○色斯舉矣節

徵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逸詩也。曰以下解詩之言。引孔子之事以解之。又曰。朱子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闕文。不學之失也。

非曰。此何所徵而謂之逸詩也。亦唯取諸臆耳。所謂古書者。漢人皆自幼習熟。彼豈謂有鳥策篆素。秦時

徐生所齎來之書。而朱子不之知。已獨觀之乎。大言不慚。徂來有焉。

先進

○子曰噫天喪予章

徵曰。朱注悼道無傳。宋儒哉。夫聖人之與。必有昆輔。苟無昆輔。雖聖人何能以一人為乎。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所以傷也。

非曰。顏子死後。聖人之道亦未嘗就衰廢矣。蓋彼意孔子受命應為天子也。顏子亦受命祇以孔子在也。必為佐命元勳。今逝矣。不能復為天子矣。故曰天喪

予如此則大類覬覦不軌之人矣且也以一顏子之死不能為天子焉則孔子之受命亦有所不擊乎可謂侮弄孔子者矣悼道無傳不可易焉

○魯人作長府章

徵曰後盖有灾而人皆悔作長府故孔子曰有中後人解為中理非也如左傳賜不幸言而中是也謂其言有驗也理在我思而得之豈得謂中乎

非曰果然記者宜先書其灾如災桓僖之宮今止舉閔子之言斷以夫子之語則其非言有驗也明矣彼不知理乃以為後儒所私故有此謬說耳左傳季孫

曰子家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此豈可以驗言乎

○子曰由之瑟章

徵曰由也升堂矣於是乎益知後世變化氣質之說妄已

非曰家語稱子路為人果烈而剛直鄙而不達變通盖以問里之俠而非廟廊之器矣但其幸在夫子鎔化之中也寢變其氣質乃習禮樂讀詩書可不謂升堂邪然以其得之中身閑習無素也未能馨化故其樂聲若斯又其言尚不免何必讀書而後為學也

亦可不謂未入室邪苟罄化焉豈有結纓之死變化氣質之說猶信

○季氏富於周公章

徵曰政事有先後之序緩急之施也冉有必別有所先而未暇及賦稅也而孔子以此為急則冉有可謂過已其實豈有聚歛附益之心乎

非曰本文明言聚歛而附益之徂來反曰無聚歛附益之心可謂疑孔子而黨冉有矣果然則夫子絕之不亦苛刻乎徂徠嘗推孔門諸子為伊呂之儔仁齋乃以樊遲學稼圃為古之遯世自高者可謂尊崇之

至而其實皆私倚孔門以為絀宋儒之地而已嗚乎二子之學何其臭味之相肖也

○柴也愚章

徵曰師也辟鄭玄朱子皆未得其解趙岐注孟子曰琴張顓孫子張也其為人蹠蹠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蹠蹠一足行貌譎詭謂不拘常度也以此合觀則子張有好教之失也

非曰家語曰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張趙岐以琴張為顓孫子張其謬不足論也今欲以琴牢之狂釋師之辟何與家語曰師為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禮

記曰吾欲以容取人於師改之可併按已蓋朱注習於容止少誠實不可易矣如後篇便辟唯是習威儀佗無所長矣子張賢者辟其小疵累氣質至其晚節亦必變化矣徂來又曰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嘖嘖失於禮容也朱注云粗俗本諸諺俗語也則鄙俚之義也子路升堂豈容以鄙俚品之乎失禮容非鄙俚而何家語云鄙而不達變通孔子曰野哉由也豈非鄙俚乎嘖諺皆通文心雕龍曰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稱嘖按詩嘖衛侯與嘖通子路言不文故曰嘖耳鄭注止以行言非也朱注粗俗

兼言行而言又何疑焉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徵曰回也其庶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其必受命而與也左傳諸書可以徵已

非曰夫殷周之際稱受命者文王為而已矣徂來以孔子為受命今又顏子稱受命何其受命之象二人受命將何所適從大傳庶幾乎下承之曰有不善未嘗不知之知之未嘗復行也未嘗及受命之事矣此章及大傳俱言其近道明矣徂來又曰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也顏子則異於此不欲小用其才也

果爾顏子是荷蕢丈人之徒而孔子乃小用其才者其可乎又解賜也不受命之受命以文王受命大覺不倫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徵曰孔子嘗以聖人並言可見豪傑之士如管仲輩是也為仁於天下不循聖人之迹變化縱橫或似能入聖人之閫奧故孔子斷以不入室耳如孟子可欲之謂善亦謂為天下之人所好也五霸假仁故置諸信之下

非曰管仲曷嘗不循聖人之迹孟子所謂假之蓋假

迹而循之也但循迹而不本諸聖人之心已孟子所謂善及書所謂善人皆所斥不同豈可概而同乎

○子曰論篤是與章

徵曰論篤未得其解何朱豈其然按諸史藉多稱評論之至者為篤論意者論篤必謂時人之論也是者是非之是與平聲言以時論為是與豈知其為君子者為色莊者乎

非曰評論之至者豈有不是哉彼自知其室乃太篤字直為時論窮哉彼洵不得其解

○季子然問章

徵曰異問與子亦有異聞乎之異同矣朱子訓非常非矣

非曰非常即異也何以為二事彼蓋錮於和習解非常為大變故也可笑矣

○子路曾皙章

徵曰乎爾語助辭朱注以汝解爾失古言也

非曰大抵爾耳通故汝得人為爾乎或作耳乎但此章爾汝也非語助皇疏明言爾汝也言吾令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但來不之知也彼又曰希訓間歇是主一無適錮於中耳孔安國曰鏗者投瑟之聲朱子

弗取亦謂不敬邪皇疏曰希疎也朱注間歇乃此意盖曲將終故音希疎也豈主一無適之問哉亦適足以觀彼之不識主一無適已鏗爾朱注無解盖以下有舍瑟二字其為舍瑟之聲不必用解耳豈涉不敬之嫌哉

顏淵

○顏淵問仁章

徵曰克己復禮者納身於禮也宋儒勝私欲而復天理浮屠之遺習

非曰家語曰文子能克己服義可謂善改矣左傳曰

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太戴禮。曾子曰。君子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樂記曰。夫物之感物。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荀子曰。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也。陸賈新語曰。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家語荀子。不曰禮。而曰義。其意可以見已。如祖來之說。此諸書亦皆浮屠遺習也。豈不鑿乎。彼謂納身於禮。而遺克字。克烏有納義哉。其至曰。克己者。治己而已。莫有不可制者也。似訓克為治。亦強矣。彼又曰。觀於下文。非禮勿視聽言動。

則復禮之外。更無復克已。殊不知克一分已。斯復一分禮。不是判然二物。若彼說。宜曰。克己以禮。不宜曰。克己復禮。蓋禮自禮。己自己。今謂復禮之外。無復克己者。妄矣。彼每曰。惡不必去。故不欲。曰。勝私特欲。歸重復禮耳。家語孔子曰。不修其中。而修其外者。不亦反乎。祖徠之謂。夫畜虺蛇於閨閣。植荆棘於良田。人皆識鸞鳳不儀。嘉穀不毓矣。至於修身。則欲禮義。私欲同護。而長之。獨何與。辟諸菓蔬。其可噉以甘也。其腐而生蠹。亦唯以甘也。已者一。而或修禮義。或逞私欲。顧其用心。何如耳。祖來之徒。安得知之。

○仲弓問仁章

徵曰。在邦謂在邦之人。卿大夫是也。在家謂在家之人。鄉人是也。君奭曰。在家不知。可以見已。或以在邦在家為仲弓在邦在家非矣。

非曰。此解至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不可通且引君奭在家不知證之。殊不知是指君奭退休在家豈指鄉人哉。

○司馬牛問仁章

徵曰。朱子曰。仁者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是自其心學之說不可從矣。

段使其心常存不放。苟無安民之德。安得謂之仁者乎。仁齋曰。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亦未免窮措大之見矣。

非曰。徂來解為仁由已。曰。雖行於彼而行之在已。故不脩身不可以行仁也。存心力行皆修身之事。造次顛沛必於是。而後國可以治。民可以安。故修己以安百姓。聖之極功。吾未聞有喪其心而得安民之德者矣。今以修身為窮措大何也。將欲廢存心力行徑至安民之德耶。其說始如病風者之言。可勝歎哉。其解認字遷就支吾。文外生義。不過傳會以安民。欲以免

窮措大耳。辟諸負人。每羨富人。開口輒說。化負寶富家。翁則否。但來豈得。非負人邪。

○棘子成曰章

徵曰。夫質者質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謂禮樂也。

非曰。質訓體。又訓地表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皆以制度事為言。豈可為殷周之孝弟。不勝其禮樂乎。

○哀公問於有若章

徵曰。是用字。哀公以其私用言之。而有若以國用

視之。故曰盍徵乎。

印本私作好蓋誤矣

非曰。哀公雖復庸劣。亦烏有以私用不足。謀之賢者。我借令私用之。不給亦唯。因國用之。不贍。故以國用不足為問者。審矣。但來睹吾猶不足之辭。乃為此說耳。人君之辭。曰。吾曰。我多係一國之辭。不必止君一身矣。

○季康子患盜章

徵曰。苟子之不欲。公綽之不欲。皆謂廉也。猶言無欲。古言為爾不知者。乃謂不欲與無欲殊矣。故詳諸

非曰徂來解古之矜也。廉曰不欲為廉，蓋後世之言耳。今又以之為古言，妄矣哉！不欲無欲，固一也。然彼睹宋儒無欲之說，輒斥為老佛之遺，不識此語亦老佛之遺與。

○樊遲從游於舞雩章

徵曰：弟子欲聞其過者，必於無人之處焉。如舞雩之下，是也。非不欲暴己之過也，恐君子之難言之也。學之道也。

非曰：夫子舞雩之游，必有群弟子及從者在焉。徂來以為是夫子樊遲二人而已。稚子之見哉！且其問非

問己之過。夫子之答亦非不可公言者。冉有之過，夫子使門人鳴鼓而攻之，何必於無人之地。此亦以陳熟待聖人之謬爾。孔子之於弟子，親如父子，子之有過，豈隱之於兄弟乎。彼又曰：以樊遲之難問，故夫子獎史之亦善誘之道也。觀於曾皙詠歸之章，舞雩是都人士女娛遊之地。夫子遊焉，非復函丈請教之時。而樊遲乃不忘於學，有此問，故曰敢亦禮辭已，非難問也。又曰：大抵古人所謂學在應事接物之際，而非如後世動求諸心者，殊不知其應事接物亦唯以心而已。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

或委也。夫求諸心者。適欲以施于事物也。不求諸心。而期于事物者。皆尋故套耳。

○樊遲問仁章

徵曰。仁為安民之德。然徒以安民為仁。則小子欲為仁而不可得焉。故告以仁者之愛人也。非曰安民之說。有時乎窮。乃設此遁辭。若夫安民不啻小子不能行也。雖高第弟子亦不能行也。不啻高第弟子不能行也。雖孔子亦不能行也。不在其位。故也是童徒以愛人為仁。豈得非彼所嗤詆。孟子敲棘佛氏慈悲乎。彼又曰。知人唯言知賢人也。是其家言。

殊不知知賢人。則知不賢人。不知不賢人。則不知賢人。言狐狸者。不知狐。又不知狸。

非物篇卷之四

